

# 斯里蘭卡當代佛教史研究 (二)

本文榮獲九十五學年度周海德居士獎學金

● 釋法堅

(南華大學宗教佛學組碩士班)

## 三、佛教在錫蘭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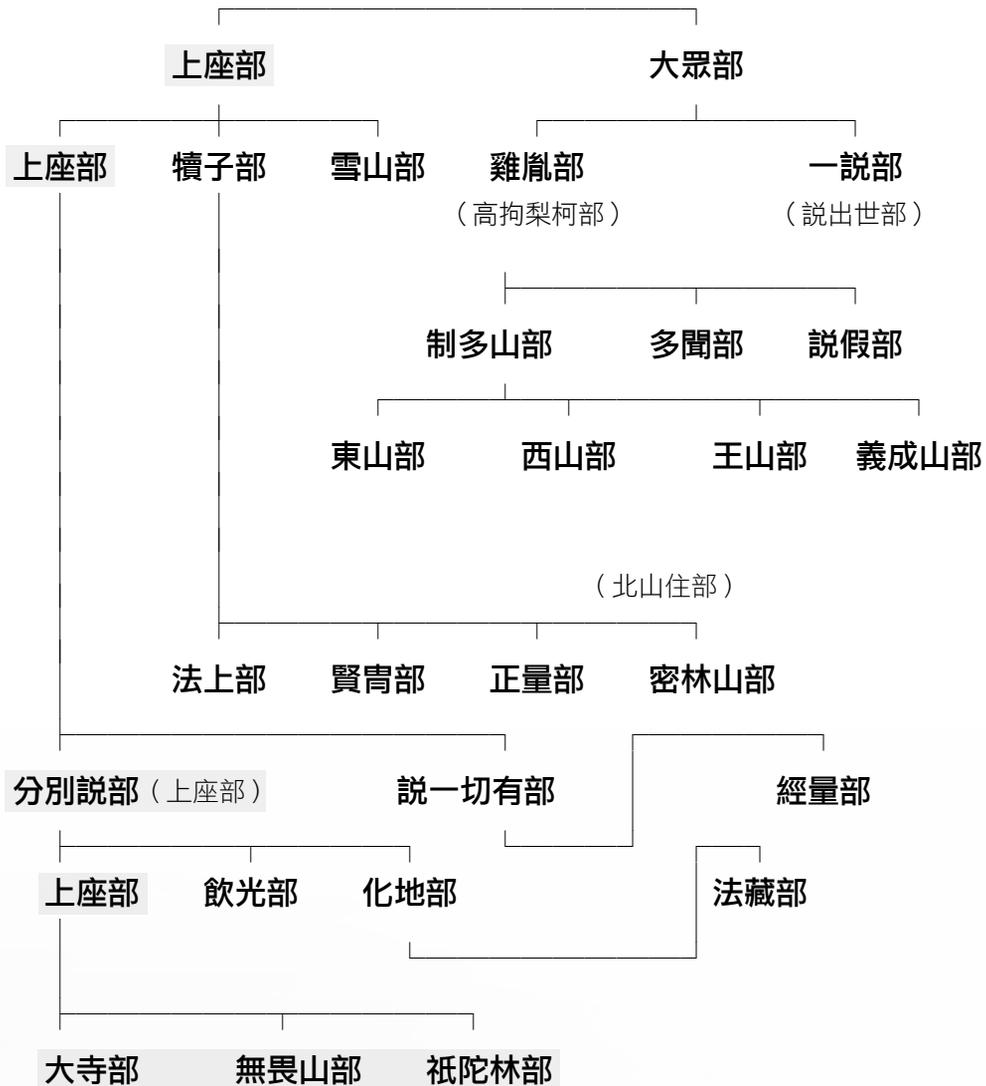
佛教輸入錫蘭，經過一百多年的傳播，已有堅固的基礎，此後則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在阿育王第三次結集後，其子摩哂陀奉命至錫蘭弘法，為該國國王天愛帝須（Devānampiya-tissa）宣說《象跡喻小經》（Culāhatthipadopamasuttā），王對其十分敬重，乃於城南的大雲林結界，為其建造房舍、浴池等，並作為該國佛教的講學地，此即大寺的起源，亦是當時錫蘭佛教的中心。傳有諸多經典註釋，現存巴利三

藏也多由大寺所傳。

西元前一世紀，婆多伽摩尼王（Vaṭṭagamanī）於王城之北建無畏山寺（Abhayagiri-vihara）獻給大寺的摩訶帝須（Mahātissa）長老；後來長老被大寺擯出，其門徒乃與大寺分離，占據無畏山寺，號無畏山寺派。此後，在西元前一世紀時，錫蘭佛教遂分成大寺與無畏山寺二派，其中，大寺派被視為錫蘭佛教的正統。西元三世紀時，摩訶舍那王建成祇陀林寺，獻給此派的古哄帝須，他們便以該寺為中心而被稱為祇陀林派。這樣，斯里蘭卡的僧



團便分成了三派。僧團雖分為三，但都是屬於上座部，根據《二千五百年的佛教》第六章所附的部派源流表如下：





他們主要的巴利文三藏經典是相同的。然而無畏山和祇陀林寺的長老們都各自著有解釋經典的註疏，對於經典某些章節的解釋，則與大寺僧人所作的註疏有些不同。後來，這些註疏的原作都不存在了，唯有大寺派的思想體系繼續流傳到現在，這和覺音有著密切聯繫，覺音是南傳上座部巴利語系佛教的一位傑出的著述家，約為五世紀前半時人，出生於北印度佛陀伽耶附近的婆羅門族，在佛陀伽耶一座僧訶羅人建造的寺院出家。覺音於摩訶那摩王時（410~432）去僧訶羅首都阿努拉達補拉，住在大寺，專研巴利三藏和僧訶羅文的註疏，並用巴利文著述了很多書。原來古代僧伽羅僧人，曾用僧伽羅文寫了不少註疏，因為其他上座部佛教流行的國家不懂僧伽羅文，所以這些註疏——主要是大寺的作品，「都被偉大的註釋家覺音以律藏和經藏中各種典籍的註疏形式譯成了巴利文」。覺音依據大寺派的傳統思想理論，對巴利

三藏聖典都寫了重要的註釋，並寫了一部著名的《清淨道論》，系統地論述三藏和義疏的精要。他對南傳上座部佛教的長期流傳是有很大影響的。公元前二十六年，大寺派的長老五百人，以羅希多（Rakkhita）長老為首，在錫蘭中部摩多羅（Matale）地方的灰寺（Aluvihāra）舉行第四次結集。這次除了誦出上座部的三藏及義疏外，更重要的是決定把一向由口耳相傳的經典，第一次用巴利文字寫在貝葉上保存。這對於後來上座部長期流傳，有著決定性的作用。比丘們並開始用巴利文寫了一部《島史》（Dīpavaṃsa），對於後人研究錫蘭古代史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材料。

依《大唐西域記》卷十一〈僧伽羅國〉條所載：

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邪祇釐住部，學兼



二乘，弘演三藏。

大寺派專學小乘，無畏山寺派則大小二乘兼學，因此兩派一度產生教權之爭。四世紀初，傾向無畏山寺派的摩訶先那（Mahāsena）曾大肆破壞大寺，後因宰相眉伽槃那跋耶（Meghavaṇṇābhaya）舉兵勸諫，王乃謝罪而重建大寺，其後大寺又漸次繁榮。據《高僧法顯傳》所載，當他西遊至錫蘭時（五世紀初），寺中住有比丘三千人，盛極一時。並且有兩批比丘尼先後到中國南方的首都南京，傳授比丘尼戒，為中國建立了比丘尼僧團。而她們所傳的比丘尼戒應該是屬於有部，可從《大宋僧史略》卷上敘「尼得戒由」說得知（大正54·238b）：「《薩婆多師資傳》云：

宋·元嘉十一年春，師子國尼鐵索羅等十人，於建康南林寺壇上，為景福寺尼慧果、淨音等二眾中受戒法

事，十二日度三百餘人。此方尼於二眾受戒，慧果為始也。

從上證知是屬於有部之比丘尼戒。十二世紀末，波洛卡摩婆訶王（Parakramabahu）時，也頗為興盛，但於十五世紀末，因受外力入侵，隨即淪為葡萄牙人、荷蘭人以及英國人之殖民地，因此錫蘭國度不只失去政權，還因外力的侵入而改變宗教信仰，佛教日漸頹廢，寺院也遭極力的破壞而歸於沒落，乃至荒廢，如今大寺也僅存菩提樹及銅殿等遺跡。

從公元前第三世紀至公元第九世紀初，各代王朝基本上都以阿努羅陀補羅為首都。從第九世紀中至第十三世紀，則建都在波羅奈羅梵（Polonaruva），因為那時舊都受到一個強大國家的威脅，從一〇一七至一〇七〇年的五十多年間，曾淪為一個強國附庸，人民財產與佛教塔寺受到掠奪與破壞，使舊都阿努羅陀補



羅成為廢墟。像無畏山寺、祇陀林寺及大寺等都化為灰燼；佛教受到最大的摧殘。到了毗闍耶跋呵第一（Vijayabāhu I；1059～1114），在一〇七〇年結合了人民的力量趕走了敵人，恢復錫蘭國家主權。當時國王想要恢復佛教，但國內選十個能傳戒的比丘都不足了。他只好遣使去緬甸請緬僧來錫蘭傳戒，重新建立僧團。由於緬甸的比丘同大寺派一樣是屬於上座部的一系，因而這一派得以恢復，但其他殘餘各派雖餘焰未熄而終於漸趨消滅。

接著國家又有數十年的擾亂，到波羅羯磨跋呵第一（Parakkamabāhu I；1153～1186）才得統一。他是一位為錫蘭人民歌頌的國王，對護持佛教也很熱心。他建造了許多塔寺，整理僧伽，令破戒的比丘還俗，召集三大派的比丘會議，要他們團結和合。實際上無畏山派和祇陀林派此時已甚衰落，唯有大寺派重興，盛極一時。這時最重要的事是，在國王的贊助下，約在

一一六五年開始舉行了一次以摩呵迦葉（Mahākassapa）為首的經典結集，搜集了許多過去大德們所著的巴利文三藏注疏，並對注疏再加疏解。編寫的工作是由迦葉的弟子舍利弗（Sāriputta）主持，他們用巴利文寫了很多的書，實為巴利文獻開了一個新紀元。

比丘尼僧團曾在錫蘭傳承了一千多年，此後的歷史不再出現比丘尼僧團，一直到西元二〇〇五年由新任總理極力推動，斯里蘭卡上座部僧團再次接受女眾出家、受戒，讓比丘尼僧團因此而復甦、活躍。筆者在二〇〇六年五月參訪斯國，目睹比丘尼僧團依傍比丘僧團附近，如法如律地依循佛陀的教法而行持，此盛況能在保守的上座部佛教國家呈現，實值得稱揚。

#### 四、十五世紀至二十一世紀的錫蘭佛教史

錫蘭受到外國統治長達四四一年（葡萄牙人152年+荷蘭人137年+英國人152年，共441

年），公元一九四八年二月四日獲得獨立，故定此為國慶日，並於獨立後，一九七三年錫蘭政府正式向世界公佈稱國名為斯里蘭卡（Sri Lanka—吉祥楞伽），實行民主議會政體、設議會，分為上議院與下議院。政權底定後，首先宣布減低物價，以本國語（即僧伽羅語）為政府公用文字，並規定用僧伽羅語教課。並且資助佛教，護持僧團，提倡社會公益等。今日的斯里蘭卡約有大小寺院五六二〇所，比丘和沙彌大約有一萬八千多人。

以下將分四個層次來探討當代錫蘭佛教的現況：

### （一）初獨立後的斯里蘭卡佛教

斯里蘭卡獨立後，斯國佛教徒於西元一九五〇年發起「世界佛教徒聯誼會」（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在斯里蘭卡首都可倫坡召開，共計有二十九個國家出席，一百二十七人參加。會議中一致通過此會之組織會章以及決議設總會在斯里蘭卡，並於

各國設立分會，推舉馬拉拉塞其羅博士（Dr.G.P.Malalasekera）為第一任主席。馬博士精深佛法教義，為國際佛教知名學者，曾著《錫蘭巴利文學》（*The Pali Literature of Ceylon, Colomba, 1928*），編輯《巴利語專有名詞辭典》（*Dictionary of Pali Proper Names*）二巨冊，以及其他著作。並主編《巴利三藏》重刊，又與國際大小乘佛教學者，編著《佛教百科全書》，馬博士擔任主編的大任，期間並曾任駐英、俄國大使，協助佛教國際宣傳，對錫蘭佛教功勳卓著。而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的宗旨在促進世界各國佛教徒的聯誼與增進佛教文化交流，發揚佛教思想，並提高佛教在國際上的聲譽與地位，增進人類幸福與和平。至今此聯誼會由各分會輪流於每年在世界名城聯誼開會一次，場面非常盛大隆重。其中並發行「世界佛教」通訊（World Buddhism）。㊦（待續）